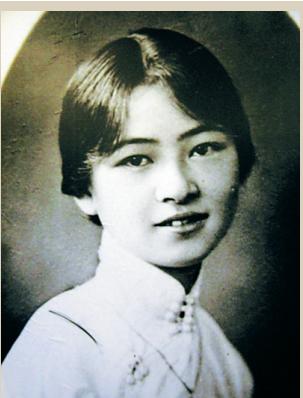




陈衡哲



林徽因



苏雪林



萧红

盘点民国年间的文艺女神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陈衡哲

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究竟是哪一篇？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是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。然而早在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一年以前，中国留美学生陈衡哲就在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上发表了她的白话小说处女作《一日》。胡适曾评论说：“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，莎菲（陈衡哲笔名）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。《一日》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。”

陈衡哲是民国有名的才女，她是清华第一批女生之一，后来留美回国，又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。陈衡哲留学期间与胡适相识，这时胡适正尝试白话文学，他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打响了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的第一枪，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一时间反对者有之，嘲讽者有之，只有陈衡哲勇敢地站在胡适一边，对胡适给予了大力支持。后来忆及这段时光，胡适动情地说：“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，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，她是我最早的一个同志。”

林徽因

毋庸讳言，林徽因大概是迄今为止被八卦最多的民国女子了，在她身边，围绕着梁思成、徐志摩、金岳霖等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男人，她是名副其实的民国话题女王。

八卦新闻总是易于在坊间流传，其实，八卦之外的林徽因是一位严谨的古建筑学者。走出沙龙的林徽因，长年与丈夫奔波在穷乡僻壤，她踩泥泞，坐驴车，住过肮脏可怕的车马店，睡过农家的大炕，

为每一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欢欣喜悦。抗战期间，林徽因拖着病躯在

几乎与世隔绝的蜀中小镇李庄，与梁思成一起完成了《中国建筑史》

的写作；当儿子梁从诫问起母亲日本人打到四川怎么办时，这位柔弱的女子平静地回答：“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？”梁从诫后来回忆说：“我觉得她已不是我熟悉的妈妈了，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，面对死亡，那样超脱。”

这才是林徽因。

陆小曼

陆小曼与新月诗人徐志摩的情感故事世人皆知，但其前夫王赓的情况却鲜有人闻。王赓早年留学美国，毕业于西点军校，文武双全，仪表堂堂，有“民国第一帅哥”之誉，当年他与陆小曼的婚姻曾被称为神仙姻缘。但别人眼中的这桩美满姻缘最终还是出现了裂痕，1925年，28岁的多情诗人徐志摩与22岁的民国名媛陆小曼蓦然相遇，随即揭开那场著名恋情的序幕。

在徐志摩“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”诱惑下，陆小曼与王赓解除了婚约，随之与徐举行了婚礼。对于徐、陆的结合，王赓表现出一位绅士的宽厚和包容，他对徐志摩说：“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，如果三心二意，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。”

1931年，徐志摩坠机而亡，陆小曼从此洗尽铅华，以书画自娱，1960年代中期故于沪上。

苏雪林

作家苏雪林原籍安徽太平，1899年生于浙江瑞安县丞衙门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她经常称自己是半个浙江人。苏家是个老式家庭，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不许女孩子出门求学，渴望读书的苏雪林“费了无数眼泪、哭泣、哀求、吵闹”，终于走进了学校。后来苏雪林留学法国，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，并出版了散文集《绿天》及长篇小说《棘心》，赢得了许多读者特别是女性的注目，在文坛上崭露头角。

杨绛母亲唐须婆出生于无锡一富商之家，酷好读书，是苏雪林

的忠实粉丝，杨绛在《将饮茶》中记述了母亲读书的一件趣事：“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的大字抄本八十回《红楼梦》，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。她临睡前爱看看《红楼梦》或聊斋等小说。她也看过好些新小说。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（苏雪林）女士的《绿天》，说：‘这个人也学着苏梅（苏雪林）的调儿。’我说‘她就是苏梅呀’，很佩服母亲，怎么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‘苏梅的调儿’。”

可见苏雪林的文字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。

萧红

在民国女作家中，命运最为凄惨的莫过于萧红了。萧红素有“30年代文学洛神”之称，她一生追求爱与自由，并为此离家出走，开始了漫长、曲折、艰难的漂泊生涯，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客死异乡，年仅31岁。萧红是一位典型的文青，多情、善良、忧郁、敏感、脆弱，渴望爱情的滋润却屡遭打击和背叛，惟有文学，忠实地伴随着她一生，她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《呼兰河传》、《生死场》、《马伯乐》等脍炙人口的文学精品。

萧红的悲惨命运始于父亲张廷举的冷酷无情，她早年笔下的张廷举是一个典型的暴君，老人、女人、孩子和仆人全是他施暴的对象，据萧红回忆：“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。他对待仆人，对待自己的儿女，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，甚至于无情。”但萧红在她最后一篇作品《小城三月》中，父亲却变成了一位开明士绅。抗战胜利后，萧红参加革命工作的弟弟回家团聚，张廷举在自家大门上贴了这样一副对联：“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归去；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。”对女儿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。

可惜此时萧红已经去世，假如她还在人世的话，父女俩一定会相拥而泣的——那该是最温馨的收场了。■

◀上接B11版
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。而我始终认为徐悲鸿的油画，特别是裸体女人画，是他最好的作品。有一次在任公（李济深）家中，他对我说：“伯钧，我送你一匹马吧。”我说：“我不需要你的马，我要你的女人。”悲鸿听了，摇头说：“那些画，是不能送的。”但这段感情最后却因种种原因破裂了。

在后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廖静文对徐悲鸿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依恋，有一天晚上，廖静文听见徐悲鸿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便披了件大衣出来，她对徐悲鸿说：“我觉得您好像有很多痛苦。”被说中心事，徐悲鸿沉重地说：“小姑娘，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八年无家可归了。”廖静文心疼地说：“您一定会冷的。”随手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老师身

张充和、廖静文：最后的民国女子

一生只爱徐悲鸿

徐悲鸿是廖静文一生唯一的爱人。

1946年初，徐悲鸿与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正式结婚，证婚人是郭沫若和沈钧儒。婚后，徐悲鸿随之去北平担任了艺术专科学校校长。1949年后，徐悲鸿因过度劳累患上了脑溢血，卧床一年有余。在廖静文精心照料下，徐悲鸿病情好转，又去中央美术学院为学生授课。1953年9月23日，徐悲鸿担任第二次文代会执行主席，脑溢血症复发，26日晨病逝于北京医院。

噩耗传来，廖静文也倒下了，那

时她只有30岁，两人结合也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。直到晚年，对于徐悲鸿突然离世，廖静文依然自责不已，她后悔没有阻拦早已积劳成疾的丈夫停止工作，以致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安顿好丈夫后事之后，廖静文选择到北京大学学习中国文学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其实廖静文的想法很简单，她就是想亲手为丈夫写一本传记，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徐悲鸿——这个愿望她最终实现了。

徐悲鸿去世后，廖静文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整理徐悲鸿资料的工作中，但就在此时，一段感情又闯进了她平静的生活。关于此事，报人范泓在《有些事大可不必》中披露说：“1956年7月，廖静文被组织上

安排至北戴河疗养。这时在海边，一位年轻的军官不经意地闯入廖静文的视线，他就是当时解放军某部防化连的一名指导员，叫黄兴华。这一年，黄兴华二十四岁，他高大英俊，跳起舞来步履轻盈，翩翩然俨如白马王子。廖静文很快与他从友谊而热恋，这对于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来说，尽管她是名人的遗孀，但并不会因此而拒绝热切的爱。”

但这段婚姻并不幸福，廖静文感觉对方没有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，最后他们离婚了。回首往事，廖静文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这段情感经历，她太爱悲鸿了，以至于不能容忍自己对他的情感有丝毫的亵渎和犹豫。她曾经说过：“如果真的有黄泉，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，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，向他诉说这五十年来我对他的思念。”■